

# 直到不用再靠珠峰来证明自己

■ 王熠婷

看完校友专场的《喜马拉雅天梯》，和同行的朋友，一个八五后的美女投资人，聊起“无力感”。这个有颜值、有腹肌、有title、有老公的四有女神，正在经历“无力感”。

想起来《天梯》里的一段：珠峰向导问登顶的人，“你是做什么的？”

“在机关。”

“那是领导？”

“小领导。”

有多少决定去攀爬珠峰的人，不是因为“有力”，而是因为“无力”？恰是生活中那些无以名状、无法倾吐的无力感，让人们要去找一些来证明自己还有力量的事情，比如攀爬珠峰。

又比如马拉松。问过一个人突然爱上马拉松，甚至在去年最重的雾霾天也没放弃在天安门跑马的朋友为什么。他说：“中年危机啊。”

我们以为人生总要用劲：用力奔跑、用力奋斗、用力得到。后来发现有一些时候，再用力，也什么都得不到。那怎么办呢？这“力”何处投递呢？去珠峰、去跑马、去练腹肌……只要证明我们还有力量就好。

《天梯》里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一个老喇嘛说的。

他说：“喜马拉雅是神山啊，是莲花生大士守护的神山。可是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怎么会成为一种时尚？我不理解啊。”

我也不理解。

其实所有的极限项目我都不是很理解。对于蹦极、对于比赛吃汉堡、对于在某地真实发生的挑战一次可以和多少个异性发生性关系

……我都不是很理解。对于靠外在的角力来完成的自我认同，一直持保留态度。

对于喜马拉雅，我敬畏那座山本来的样子。在地球之巅，伫立于星空、白雪和宇宙之间，在没有其他生命陪伴的孤寂里默默存在的样子。

对于喜马拉雅，我敬畏那些在深山里闭关修行的人。

2013年，去西藏山南的佛母洞，洞口开在4600米的山顶。夜里11点爬到洞口，天已下雨，进洞不可能，只得下山。山上是没有灯的，雨越来越大，身体很快被浇湿，极冷。但是渐渐的，山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沿着下山的道途。同行的藏人告诉我，是这山上隐居的瑜伽士。他们知道有人还在山上，于是从闭关的穴居里出来，给下山的人点灯。那是怎样的体验呢？一盏灯、一个人、一念祈祷、一份守护。瑜伽士的小屋并不在路旁，那些护送我们下山的人，大多今生也不会相见。只在一个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个拎着电瓶灯给我们照明的瑜伽士，他甚至准备了装满酥油热茶的暖水瓶。他说不出话，就一直露着牙齿笑。他的牙齿几乎是黑色的，但那之前，我从没见过那样洁白明亮的笑。

“红烧肉大叔”当然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企业家，也做了大量的环境保护工作。但在一个普遍缺乏信仰、人们只得膜拜偶像的国家，成功人士的行动太容易被抬上神坛。“红烧肉大叔”的珠峰登顶在企业家圈子里造成的珠峰时尚以及由此带来无谓的资源消耗和各种伪励志传奇，我也是持十分的保留态度。

“无力感”的由来，是对于结果的不可控，



## 《喜马拉雅天梯》



《喜马拉雅天梯》

导致自我价值的不可证明。

截至写这文字的2015年10月18日21:28分，《喜马拉雅天梯》在院线的排片依然很差，首日排片率只有0.6%，票房200万，进不去黄金档，影院里易拉宝的宣传都没有（因为都要花钱买）。下午的看片会上，导师尹鸿教授说：“看了片的都要回去发微博、发微信，呼吁影院给出更好的排片。《天梯》是清华人拍的，可不是只拍给清华人看的，是拍给整个社会的。”

听到这话时我也有浓浓的无力感，因为一点忙也帮不上。

可恰恰觉得，《天梯》已经不需要再靠影院的排片、靠票房来证明自己。老雷和君健、包括整个主创团队已经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不需要标注8848的高度（至少在我的心里）。

1年半的拍摄、1年半的剪辑。600小时的素材剪成这部88分48秒的朴实纪录。更重要

的，这是学院派行动主义的流露。

拍珠峰，却没有哭嚎、没有生死、没有英雄。纪录片一如生活般流淌，珠峰的登顶只是一秒，其他都是琐琐碎碎。这是学院派的勇气，在万众一心的廉价煽情中，保持朴素关怀的勇气。

答应老雷要在CAFA和798片区贴海报，贴完了，还截留一张贴在家里，每天提醒：不需要再去靠攀爬珠峰，来证明自己。

《天梯》的内容我已经没有资格评价。策划、制片、导演、音乐团队都是至亲至爱的人们，情感一定会战胜理智，满分100一定会给出1000。但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去影院看看这部作品，看看，和其他电影都不一样的《喜马拉雅天梯》。也希望，院线能在民众的呼声里，增加排片的场次，让学院派，也能在滚滚的爆米花里，散发小雏菊的香气。❀

（作者为独立策展人，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在读博士）